

钢铁之心

广岛之后的日本，就定义而言是后末世的，曾是八十年代意大利儿童之电视动画想象界的场景。

武士—英雄几乎总是徘徊于荒凉的景观之中，在那里，唯一的生路便是尚武的价值（尊重、力量、牺牲）以及机器人与仿生人的技术。

人工智能在那些故事里便已出现，其任务是把人类从入侵与灾难中拯救出来。

拟人的机器人由其驾驶员所驱动，但也拥有自己的灵魂、面部表情，以及某种钢铁之心，使其即便自主行动亦能向善而行。

绝大多数机器人在表面上是男性，然而无人追问关于机器人之性别、或它们彼此之间所感受之情感的问题。

那些技术与机械的奇迹，能够坠入爱河吗？

在我看来，Akira Zakamoto完全有资格自视为一位日本艺术家，理由很简单：他孩提时有一种健康的癖好——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埋首阅读日本漫画。

这起初对他而言，是一个孩子阅读全然超现实之英雄故事、阅读令人激动之隐喻的经验。及至职业抉择之时，他决意成为画家，并且是出于志业而成为画家，而非出于职业性的冷漠。

他不曾踏进任何美术学院，而是研习传播，即广告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他连这门绝对具说服力的行当也一并离开之际，Zakamoto并未忘记他的童年，他那与漫画相连的少年时光——那些对Hugo Pratt而言乃是文学图像的日本漫画。

Zakamoto是一位将一切归于过去、归于梦的画家，但他也从这门被描绘出来的文学中获得了一课：武士与英雄主义之感——他以正义与愤慨的调子对之加以重新诠释。他的构图绝非哀歌式的，而其中应予珍视的，是Zakamoto内在的坚实：它使他得以在人与物之真理的状态中去审视他们。对我们这位画家而言，飓风的表现是否是一种精神的扰动？恰恰相反，他懂得将其隐喻把握为一则示警的讯息。

对他而言，绘画是一种谄媚而博学的手段，作为对现实之日常神秘化的传达。在此情形下，其自身内在的坚实使他不致被谎言之海所吞没。他持续地投身于我们时代种种令人不安的主题，其身为艺术家的专注意识，被引向一条无情之表现的路径。他的图像常以反讽、诙谐而逗趣的调子表达，另一些场合亦有令人骇然者。在每一桩主题性的事件中，Akira Zakamoto都恪守其身作为画家、身为自身时代之纪事者的行当。

事实上，他的叙述乃是一则末世的叙述，其功用在于揭去当下的面纱，进而得以在一场天堂式调性的新启示中，建造一个崭新的未来。若说Akira Zakamoto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继承人，也并非牵强——那种现实主义在1946年至1970年间活跃于意大利，其艺术家在彼时便已立于批评与市场的浪尖，同时又设法绘制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六八年青年斗争（变为反资产阶级之资产阶级青年）的寓言。

反之，Akira Zakamoto是一位才华横溢、绝非现实主义、而是极尽超现实的画家。他是隐喻的谄媚发明者，能够调和形式之优雅与那往往、且乐于令人不安的内容。

其绘画的执行始终无可挑剔；Zakamoto玩弄色调、色彩的对位、过渡之细腻，对他而言，作画一如音乐作曲家创造和谐而非失谐；失谐，正是他在世界之外部所觉察者，其控诉即在于此，可于其近作、于2015年那一在意大利绘画场景上绝对重要之系列中得到验证——今日的意大利绘画场景赠予我们的并非内容，而是供那些需要经济性身份象征之家宅使用的美学构造物。

令人惊异的是，时至今日仍有这样一位画家：他在画作上劳作以传达一则讯息，同时又是一位把时间花在旅行与写作上的作家。作者偏爱地脉般的（telluric）视象，同时——耐人寻味地——又以风景传统或城市建筑之画家那种富于表现力的宁静来描绘威尼斯，而他于此博学而狡黠地游戏着，一如所有画笔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把利刃刺入令人不快之真相时，绝不留情。

他的画作在视觉层面上并不令人不适；表面看来悦目、具装饰性，然而Zakamoto与一位六八年贫穷艺术（arte povera）之艺术家的区别在于：六八年的艺术家使用稀奇、不寻常的材料，如Manzoni的粪便，而资产阶级为之付出高价，尽管那些作品原本就是为了无法出售而构想的；Zakamoto则玩着另一场远为精致的游戏：他向有文化、有参与感的资产阶级献上他的讯息，这讯息挂在墙上可以令人愉悦地具装饰性，深入观之则能赋予一种并非社会性、而是普世性的意识。法国小说家André Gide会把Zakamoto定义为「un avertisseur」（示警者）；他的作品，的确是一种持续的示警。

Paolo Levi

在这些画布上，Gundam、Actarus、Devilman与Goldrake重获生命。武士与英雄，被擢升为至高的正义执行者，出现在绝非感伤、反而富于唤起力与意涵之图像的绘画中。这些图像借由一种诉诸卡通记忆——那记忆至今仍存于观者心中——的普世语言，传递着明确无误、往往反讽、有时超现实的讯息。

在武士—英雄的表现中，他受着独裁之英雄阶段的魅惑。端详《Cold war》与《Jeeg》，的确不能不令人想起纳粹宣传海报，想起毛泽东肖像姿态之庄严（《In gold we trust》），或想起山姆大叔那向美国青年发出的、最负盛名的从军号召。

Zakamoto的政治波普，在一些形同广告招贴的画作中探究讯息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日常之神秘化，翻转为对经济价值、对波普文化本身及其谎言的谴责（尤以《Actarus7up》与摧毁一座逼真之蒙特奇托里奥宫（Palazzo Montecitorio）的《Putsch》为最），仿佛艺术家为讲述其时代之义务所驱使，却无法勒住对当代性的尖锐批判。

Akira Zakamoto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强烈对比与夸张的世界，借由游戏与童年之隐喻来思索人生。这是一个满载意涵的抉择，因为他所创作的那些未来主义而奇幻的图像，乃是创造与毁灭之永恒循环的升华。

画布的大幅面，成为图像中所蕴含之讯息的放大载体，是我们本应以何等之重视去看待它们的投射，也是它们所拥有之力量的投射；与此同时，被压低或抬高的灭点，邀请我们置身于一种不同的视角。

Zakamoto绘画的现实主义——其中，Alex Katz的美国具象之课与Takashi Murakami的波普之课并存——将富于表现力的直接性由电影的维度转录出来，完美地勾勒出身体与对象；

即便一件简单的玩具，也化为当代文化与社会的一座纪念碑式图标。这种逼真撼动人心，提供了一面特权的透镜，让人得以透过它感知世界，并企盼一个更好的未来。

Marcella Magaletti

Luca Motolese

motolese.com — 原文为意大利文